



GET  
M

# 冰与火之歌

纪念版

A SONG OF ICE AND FIRE [卷一] 权力的游戏  
[美] 乔治·R.R. 马丁 / 著 谭光磊 屈畅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 SONG OF ICE AND FIRE  
[卷一] 权力的游戏

冰与火之歌 纪念版

I·A GAME OF THRONES

[美] 乔治·R.R.马丁/著 谭光磊 屈畅/译



GEORGE R.R.  
MARTIN

*Night gathers, and now my watch begins. It shall not end until my death.  
I shall take no wife, hold no lands, father no children. I shall wear no  
crowns and win no glory. I shall live and die at my post. I am the sword  
in the darkness. I am the watcher on the walls. I am the fire that burns  
against the cold, the light that brings the dawn, the horn that wakes the sleepers,  
the shield that guards the realms of men. I pledge my life and honor to the  
Night's Watch, for this night and all the nights to come.*

Copyright ©1996 by George R.R. Martin  
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Book 1)  
A Game of Thrones  
By George R.R. Mart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6) 第15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与火之歌: 纪念版. 卷一, 权力的游戏 / (美) 乔治·R.R. 马丁著;  
谭光磊, 屈畅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29-11825-9

I. ①冰… II. ①乔… ②谭… ③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9983号

冰与火之歌 纪念版

【卷一】权力的游戏

BING YU HUO ZHI GE JINIAN BAN


【JUAN YI】QUANLI DE YOUXI

【美】乔治·R.R. 马丁 著 谭光磊 屈畅 译

责任编辑: 邹禾 唐弋淄 骆思源

装帧设计: 谢颖装帧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春燕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46.5 字数: 709千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825-9

定价: 120.0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幕

PRØLØGUE

“既然野人<sup>①</sup>已经死了，”眼看周围的树林逐渐黯淡，盖瑞不禁催促，“咱们回头吧。”

“死人吓着你了吗？”威玛·罗伊斯爵士带着轻浅的笑意问。

盖瑞并未中激将之计，年过五十的他算得上是个老人，这辈子看过太多贵族子弟来来去去。“死了就是死了，”他说，“咱们何必追寻死人。”

“你确定他们真死了？”罗伊斯轻声问，“证据何在？”

“威尔看到了，”盖瑞道，“我相信他的话。”

威尔料到他们早晚会把自己卷入这场争执，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娘说过，死人没戏可唱。”他插嘴道。

“威尔，我奶妈也说过这话。”罗伊斯回答，“千万别相信你在女人怀里听到的东西。就算是死了，也能让我们了解很多东西。”他的话音在暮色昏暝的森林里回荡，似乎吵闹了点。

“回去的路还长着呢，”盖瑞指出，“少不了走个八九天，况且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威玛·罗伊斯爵士意兴阑珊地扫视天际。“每天这时候不都如此？盖瑞，你该不会怕黑吧？”

威尔看见盖瑞紧抿的嘴唇，以及他厚重黑斗篷下强自遏抑的怒火。盖瑞当了四十年守夜人<sup>②</sup>，这种资历可不是随便让人寻开心的。

但盖瑞不仅是愤怒，在他受伤的自尊底下，威尔隐约察觉到某种潜藏的不

①野人：指居住在绝境长城以北，不在王国法律统治之下的人。他们的首领是曼斯·雷德，号称“塞外之王”。

②守夜人：一支驻守王国最北绝境长城的部队，因身着黑衣，以对付长城外的各种威胁为职责而得名。

安，一种近似于畏惧的紧张情绪。威尔深有同感。他戍守长城不过四年，当初首次越墙北进，所有的传说故事突然都涌上心头，把他吓得四肢发软，事后想起难免莞尔。如今他已是拥有百余次巡逻经验的老手，眼前这片南方人称作鬼影森林的广袤黑荒，他早已无所畏惧。

然而今晚是个例外，迥异往昔，四方暗幕中有种莫可名状、让他汗毛竖立的惊悚。他们轻骑北出长城，中途转向西北，随即又向北，九天来昼夜加急、不断推进，紧咬一队掠袭者的足迹。环境日益恶化，今天已降到谷底。阴森北风吹得树影幢幢，宛如狰狞活物，威尔整天都觉得自己受到一种冰冷且对他毫无好感的莫名之物监视，盖瑞也感觉出了。此刻威尔心中只想掉转马头，没命似的逃回长城。但这却是万万不能在长官面前说出的念头。

尤其是这样的长官。

威玛·罗伊斯爵士出身贵族世家，在子嗣众多的家里排行老么。他是个俊美的十八岁青年，有双灰色眸子，举止优雅，瘦得像把尖刀。他骑在那匹健壮的黑色战马上，比骑着矮小犁马的威尔和盖瑞高出许多。他穿着黑色皮靴，黑色羊毛裤，戴着黑色鼯鼠皮手套，黑色羊毛衫外套硬皮甲，又罩了一件闪闪发光的黑色环甲。威玛爵士宣誓成为守夜人尚不满半年，但他绝非空手而来，最起码行头一件不少。

而他身上最耀眼的行头，自然便是那件既厚实又柔软得惊人的黑色貂皮斗篷。“我敢打赌，那堆黑貂一定是他亲手杀的，”盖瑞在军营里喝酒时对兄弟们说，“我们伟大的战士，把它们的小头颅一颗颗扭断啦。”当时便引得众人哄笑一团。

假如你的长官是大伙儿饮酒作乐时的嘲笑对象，你该怎么去尊敬他呢？威尔骑在马上，不禁如此思量。想必盖瑞也深有同感。

“莫尔蒙叫我们追查野人行踪，我们照办了，”盖瑞道，“现在他们死去，再也不会来骚扰我们。而眼前还有好长一段路等着我们。我实在不喜欢这种天气，要是下雪，我们得花两个星期才能回去。其实下雪还算不上什么，大人，您可见过冰风暴肆虐的景象？”

小少爷似乎没听见这番话。他用他特有的那种兴趣缺缺、漫不经心的方式审视着渐暗的暮色。威尔跟随他已有些时日，知道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打断他。

“威尔，再跟我说一遍你看到了些什么。仔细讲来，别漏掉任何细节。”

成为守夜人以前，威尔原本靠打猎为生。说难听点，就是偷猎者。当年他在梅利斯特家族的森林里偷猎公鹿，正忙着剥鹿皮，弄得一手血腥的时候，被受雇于梅利斯特家的自由骑手<sup>①</sup>逮个正着。他若不选择加入黑衫军，就只有接受一只手被砍掉的惩罚。威尔潜行的本事是一等一的，在森林里无声潜行等闲难及，黑衫军的弟兄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他的长处。

“营地在两里之外，翻过山脊，紧邻着一条溪。”威尔答道，“我已经靠得很近了。总共八个人，男女都有，但没看见小孩。他们在一块大石头上搭起遮蔽，虽然雪几乎把它整个盖住，但我还是分辨得出。没有营火，只有火堆的余烬。他们一动不动，我仔细看了好长时间，活人绝不会躺得这么安静。”

“你发现血迹了吗？”

“嗯，没有。”威尔坦承。

“你看见任何武器了吗？”

“几支剑、两把弓，还有个家伙带了一柄斧头。铁打的双刃斧，似乎挺沉的，摆在他右手边的地上。”

“你记得他们躺着的相对位置吗？”

威尔耸耸肩。“两三个靠着石头，大部分躺在地上，像是被打死的。”

“也可能在睡觉。”罗伊斯提出异议。

“肯定是被打死的，”威尔坚持己见，“因为有个女的爬在铁树上，藏于枝头，应该是斥候。”他浅浅一笑。“我很小心，没让她见着。但等我靠近，却发现她根本毫无动静。”说到这里他不禁一阵颤抖。

“你受寒了？”罗伊斯问。

“有点罢，”威尔喃喃道，“大人，是风的关系啊。”

年轻骑士转头面对灰发老兵。结霜的落叶在他们耳边低语飘零，罗伊斯的战马局促不安。“盖瑞，你觉得是谁杀了这些人？”威玛爵士随口问道，顺手整了整貂皮斗篷的褶裯。

①自由骑手：雇佣兵的一种，拥有马匹，但无骑士身份。

②在冰与火之歌的世界里，四季的持续时间与地球不同，四季均可逾年，甚至长达数年。一个人一生能够经历的冬季和夏季次数相当少。

“是这该死的天气，”盖瑞斩钉截铁地说，“上个严冬<sup>②</sup>，我亲眼见人活活冻死，再之前那次也看过，当时我还小。人人都说当时积雪深达四十尺，北风跟玄冰似的，但真正要命的却是低温。它会无声无息地逮住你，比威尔还安静，起初你会发抖、牙齿打颤、两腿一伸，梦见滚烫的酒，温暖的营火。很烫人，是的，再也没什么像寒冷那样烫人了。但只消一会儿，它便会钻进你体内，填满你的身体，过不了多久你就没力气抵抗，只渴望坐下休息或小睡片刻，据说到最后完全不觉痛苦。你只是浑身无力，昏昏欲睡，然后一切渐渐消逝，最后，就像淹没在热牛奶里一样，安详而恬静。”

“我看你蛮有诗意嘛，”威玛爵士评论，“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天分。”

“大人，我亲身体验过严寒的威力，”盖瑞往后拉开兜帽，好让威玛爵士看清他耳朵冻掉之后剩下的肉团。“两只耳朵，三根脚趾，还有左手的小指，我这算是轻伤了。我大哥当年就是站岗时活活冻死的，等我们找到他，他脸上还挂着笑容。”

威玛爵士耸耸肩：“我说盖瑞，你该多穿两件衣服。”

盖瑞怒视着他的年轻长官，气得耳根发红。当年伊蒙学士<sup>①</sup>把他坏死的耳朵割去，如今耳洞旁还留着伤疤。“等冬天真正来临时，看你能穿多暖。”他拉起兜帽，缩着身子骑上马，阴沉地不再吭声。

“既然盖瑞都说是天气的关系了……”威尔开口。

“威尔，上周你有没有站岗？”

“有啊，大人。”他哪星期没抽到站岗的签，这家伙究竟想说什么？

“长城的情形如何？”

“在‘哭’啊。”威尔皱着眉头说。这下他明白了。“所以他们不是冻死的，假如城墙会滴水，表示天气还不够冷。”

罗伊斯点点头。“聪明。过去这周结了点霜，偶尔还下点雪，但绝对没有冷到冻死八个人的地步。更何况他们穿着保暖的毛皮御寒，所处地形足以遮挡

<sup>①</sup>学士为一身兼学者、医生、教师、顾问之职业。有时亦翻作“师傅”，作为较口语、较亲昵之用法。在国王的御前会议中拥有席位的大学士亦称作“国师”。

风雪，还有充足的生火材料。”骑士露出自信满满的笑容。“威尔，带路罢，我要亲眼看看这些死人。”

事情至此，他们别无选择。命令已下，也只有照办的份儿。

威尔打前锋，骑着他那匹长毛的马，在矮树丛里小心翼翼地探路。昨夜下了一场小雪，这会儿树丛底下有许多石块、树根和水洼，一不小心就会让马摔倒。威玛·罗伊斯爵士跟在后面，他那匹高壮骏马不耐烦地吐着气。巡逻任务最不适合骑战马，但贵族子弟哪听得进去？老兵盖瑞殿后，一路低声喃喃自语。

暮色渐沉，无云的天空转为淤青般的深紫色，然后没人黑幕。

星星出来了，新月也升起。威尔暗自感谢星月的光辉。

“我们应该可以再走快点。”罗伊斯说。这时月亮已快升上天顶。

“你的马没这能耐，”威尔道，恐惧使他无礼起来。“要不少爷您走前面试试？”

威玛·罗伊斯爵士显然不屑回答。

树林深处传来一声狼嚎。

威尔在一棵长满树瘤的老铁树旁停住，下了马。

“为何停下？”威玛爵士问。

“大人，后面的路步行比较好，翻过那道山脊就到。”

罗伊斯也停下来凝神远望，一脸思索的表情。阵阵冷风飒飒地响彻林间，他的貂皮斗篷在背后抖了抖，仿佛有了生命。

“这儿不太对劲。”盖瑞喃喃地说。

年轻骑士朝他轻蔑地一笑。“是吗？”

“你难道没感觉？”盖瑞质问，“仔细听听暗处的声音。”

威尔也感觉到了。在守夜人服役这四年来，他从未如此恐惧。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风声，树叶沙沙响，还有狼嚎。盖瑞，是哪一种把你吓破胆啦？”罗伊斯见盖瑞没接腔，便优雅地翻身下马。他把战马牢牢地绑在一根低垂的枝干上，跟其他两匹离得远远的，然后抽出长剑。这是把城里打造的好剑，剑柄镶着珠宝，熠熠发亮，月光在明晃晃的钢剑身上反射出璀璨光芒。这把剑无疑是



新打造的，威尔怀疑它有没有沾过血。

“大人，这儿树长得很密，”威尔警告，“可能会缠住您的剑，还是用短刀罢。”

“我需要指导的时候自然会开口。”年轻贵族道，“盖瑞，你守在这里，看好马匹。”

盖瑞下马。“我来生个火。”

“老头子，愚蠢也有个限度。若这林子里有敌人，我们难道要生火引他们过来么？”

“有些东西只怕火，”盖瑞道，“比如熊、冰原狼，还有……还有好些东西。”

威玛爵士紧抿嘴唇。“我说不准就是不准。”

盖瑞的斗篷遮住了他的脸，但威尔还是看得到他瞪骑士时的眼神。他一度害怕这老头会冲动地拔剑动粗。老头的剑虽然又短又丑，剑柄早被汗渍浸得没了颜色，剑刃也因长期使用而布满豁口，但若盖瑞真的拔剑，威尔知道那贵族公子哥必死无疑。

最后盖瑞低下头。“那就算了。”他讪讪地说。

罗伊斯点点头。“带路罢。”他对威尔说。

威尔领他穿越浓密树丛，爬上低缓斜坡，朝山脊走去，威尔先前便是在那儿的一棵树下找到藏身处所。薄薄的积雪底，地面潮湿泥泞，极易滑倒，石块和暗藏的树根也能绊人一跤。威尔爬坡时没发出任何声响，身后却不时传来公子哥儿环甲的金属碰撞，叶子摩擦，以及分叉枝干绊住长剑，钩住漂亮貂皮斗篷时对方发出的咒骂声。

一如威尔的记忆，那棵大哨兵树位于山脊最高处，底部枝干离地仅有一尺。他爬进矮树丛，平趴在残雪和泥泞里，往下方空旷的平地望去。

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好一阵不敢呼吸。月光洒落在空地上，映照出营火余烬，白雪覆盖的岩石，半结冰的小溪，全都和数小时前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是，所有人都不见了。

“诸神保佑！”他听见背后传来的声音。威玛·罗伊斯爵士挥剑劈砍树枝，总算上了坡顶。他站在哨兵树旁，手握宝剑，披风被吹得噼啪作响，明亮

的星光清楚地勾勒出他高贵的身影。

“快趴下！”威尔焦急地低声说，“出怪事了。”

罗伊斯没动，他俯瞰着下面空荡荡的平地笑道：“威尔，看来你说的那些死人转移阵地啰。”

威尔仿佛突然间丧失了说话能力，他竭力寻找合适的字眼，却徒劳无功。怎么会有这种事？他的视线在荒废的营地中来回扫视，最后停留在那柄斧头上。这么大一把双刃战斧，竟留在原地纹丝不动。照说这么值钱的家伙……

“威尔，起来罢。”威玛爵士命令，“这里没人，躲躲藏藏的，成何体统！”

威尔很不情愿地照办。

威玛爵士不满地上下打量他。“我可不想第一次巡逻就铩羽而归。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些家伙。”他环顾四周。“爬到树上去看看，动作快，注意附近有没有火光。”

威尔无言地转身，知道辩解无益。风势转强，有如刀割。他走到高耸笔直的青灰色哨兵树旁开始往上爬，很快便消失在无边松针里，双手沾满树汁。恐惧像肚里一顿难以消化的饭菜，他只能向不知名的森林之神默祷，一边抽出匕首，用牙咬住，空出双手攀爬。嘴里冰冷的兵器让他稍微安了点心。

下方突然传来年轻贵族的喊叫。“谁在那里？”威尔在他的恫吓声中听出了不安，便停止攀爬，凝神谛听，仔细观察。

森林给了他答案：树叶沙沙作响，寒溪潺潺脉动，远方传来雪橇的呐喊。

异鬼无声无息地出现。

威尔的眼角余光瞄到白色身影穿过树林。他转过头，看见黑暗中一道白影，随即又消失不见。树枝在风中微微悸动，伸出木指彼此搔抓。威尔张口想出声警告，言语却冻结在喉头。或许是看错了，或许那不过是只鸟，或是雪地上的反光，更或是月光造成的错觉。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威尔，你在哪里？”威玛爵士朝上方喊，“你看到什么了吗？”他突然提高警觉，持剑缓缓转圈。他一定也和威尔一样感觉到了。然而四周空无一人。“快回答我！这里为什么这么冷？”

这里真的非常冷。威尔颤抖着抱紧树干，面颊贴住哨兵树的树皮。黏稠而

甜腻的树汁流到他脸上。

一道阴影突然自树林暗处冒出，站到罗伊斯面前。它的体形十分高大，憔悴坚毅浑似枯骨，肤色苍白如同乳汁。它的盔甲似乎会随着移动而改变颜色，一会儿白如新雪，一会儿黑如暗影，处处点缀着森林的深奥灰绿。它每走一步，其上的图案便似水面上的粼粼月光般不断改变。

威尔只听威玛·罗伊斯爵士倒抽一口冷气。“别过来！”贵族少爷警告对方，声音却小得像个孩童。他将那件长长的貂皮斗篷翻到背后，空出活动空间，双手持剑。风已停，寒彻骨。

异鬼安静地向前滑行，手握长剑，威尔从没见过类似的武器。那是把半透明的剑，材质完全不是人类所使用的金属，更像是一片极薄的水晶碎片，倘若平放刃面，几乎无从发现。它与月光相互辉映，剑身周围有股淡淡而诡异的蓝光。不知怎的，威尔明白这柄剑比任何剃刀都要锋利。

威玛爵士勇敢地迎上前去。“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较量较量罢。”他举剑过头，语带挑衅。虽然他的手不知因为长剑重量还是酷寒而颤抖着，威尔却觉得在那一刻，他已不再是那个软弱怯懦的少年，而成了真正的守夜人汉子。

异鬼停住脚步。威尔看到了它的眼睛，那是一种比任何人眼都要湛蓝深邃的颜色，如玄冰一般冷冷燃烧。它的视线停留在对方高举的颤抖着的剑上，凝视着冷冷月光在金属剑缘流动。那一刹那，威尔觉得事情还有转机。

但紧接着它们静悄悄地从阴影里冒出来，与第一个异鬼长得一模一样，三个……四个……五个……威玛爵士或许能感觉到伴随它们而来的寒意，但他既没看到它们，也没听见它们的声音。威尔应该警告他，那毕竟是他职责所在，然而一旦出声，他便必死无疑。于是他颤抖着紧抱树干，不敢作声。

惨白的长剑厉声破空。

威玛爵士举起钢剑迎敌。当两剑交击，发出的却非金属碰撞，而是一种位于人类听觉极限边缘，又高又细，像是动物痛苦哀嚎的声音。罗伊斯挡住第二次攻击，接着是第三次，然后退了一步。又一阵刀光剑影之后，他再度后退。

在他左右两侧，前后周围，其余异鬼耐心地伫立旁观。它们一声不吭，面无表情，盔甲上不断变化的细致图案在树林中格外显眼。它们迟迟未出手

干预。

两者不断交手，直到威尔想要捂住耳朵，再也无法忍受武器碰撞时刺耳的诡异声响。威玛爵士的呼吸开始急促，呼出的气在月光下蒸腾如烟。他的长剑已结满白霜，异鬼的剑却依旧闪耀着苍蓝光芒。

罗伊斯一记挡格慢了一拍，惨白色的剑顿时咬穿他腋下环甲。年轻贵族痛苦地喊了一声，鲜血流淌在铁环间，炽热的血液在冷空气中蒸气朦胧，滴到雪地的血泊，红得像火。威玛爵士伸手按住伤口，鼯鼠皮手套整个浸成鲜红。

异鬼开口用一种威尔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几句话，声音如冰湖碎裂，腔调充满嘲弄。

威玛·罗伊斯爵士找回了勇气。“劳勃国王万岁！”他高声怒吼，双手举起覆满白霜的长剑，使尽全身力气疯狂挥舞。异鬼轻描淡写地一挡。

两剑相击，钢剑应声碎裂。

尖叫声回荡在深夜的林里，罗伊斯的长剑裂成无数碎片，如同一阵针雨四散甩落。罗伊斯惨叫着跪下，伸手捂住双眼，鲜血从他指缝间汨汨流下。

旁观的异鬼仿佛接收到什么讯号，这时一涌向前。一片死寂之中，剑起剑落。这是场冷酷的屠杀，惨白的剑刃切割丝捆般切进环甲。威尔闭上眼睛。他听见地面上远远传来它们的谈笑声，尖利一如冰针。

良久，他终于鼓起勇气睁开眼睛。树下的山脊空无一人。

月亮缓缓爬过漆黑天幕，但他依旧留在树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最后，他驱动抽筋的肌肉和冻僵的手指，爬回树下。

罗伊斯的尸体面朝下倒卧在雪地里，一只手臂朝外伸出，厚重的貂皮斗篷被砍得惨不忍睹。见他命丧于此，威尔惊觉他原来有多年轻，不过是个大孩子罢了。

他在几尺外找到断剑的残骸，剑身像遭雷击的树顶支离破碎。威尔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之后才把剑捡起来。他要拿这柄断剑当证物，盖瑞会知道该怎么做。就算他不知道，“熊老”莫尔蒙或伊蒙学士也一定有办法。盖瑞还守着马匹等他回去么？最好加快脚步。

威尔起身。威玛·罗伊斯爵士站在他面前。

他华裳尽碎，容貌全毁，一块断剑的裂片反映出他被刺瞎的左眼。

他的右眼却是张开的，瞳孔中烧着蓝火，看着活人。

断剑从威尔无力的手中落下，他闭眼默祷。优雅修长的双手拂过他的两颊，掐住他的咽喉。这双手虽然包裹在最上等的鼯鼠皮手套里，且满是黏稠血块，却冰冷无比。

# 布兰

BRAN

晨色清冷，带着一丝寂寥，隐然暗示夏日将尽。为数二十人的队伍于破晓时分启程，布兰策马置身其间，满心焦虑又兴奋难耐。这次他年纪总算够大，可与父兄同往刑场，一观国王律法的执行。这是夏天的第九年，布兰七岁。

死囚已被领至丘陵地中的小庄园，罗柏认为他是个效忠“塞外之王”曼斯·雷德的野人。布兰想起老奶妈在火炉边说过的故事，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她说野人生性凶残蛮横，个个是贩卖奴隶、杀人放火的偷盗之徒。他们与巨人族、食尸鬼狼狈为奸，趁黑夜诱拐童女，还以磨亮的兽角啜饮鲜血。他们的女人则相传在远古的“长夜”里与异鬼媾合，繁衍半人半鬼的恐怖后代。

然而眼前这老人削瘦枯槁，比罗柏高不了多少，手脚紧缚身后，静待国王律法发落。他在酷寒中因冻疮失去了双耳和一根手指。而他全身漆黑的衣服，与守夜人弟兄们的制服没有两样，只不过衣衫褴褛，疮脓四溢。

人马的气息在清晨的冷空气里交织成蒸腾的雪白雾网，父亲下令将墙边的人犯松绑，拖到队伍前面。罗柏和琼恩挺直背脊，昂然跨坐鞍背；布兰骑着小马停在两人中间，努力想表现出七岁孩童所没有的成熟气度，仿佛眼前一切早已司空见惯。微风吹过庄园门，众人头顶飘扬着临冬城史塔克家族的旗帜，白底灰色的冰原奔狼。

父亲神情肃穆地骑在马上，满头棕色长发在风中飞扬。他修剪整齐的胡子冒出了几缕白丝，看起来比三十五岁的实际年龄要老些。这天他的灰色眼瞳严厉无情，怎么看也不像是那个会在风雪夜端坐炉前，娓娓细述远古英雄纪元和森林之子故事的人。他已摘下慈父的容颜，戴上临冬城主史塔克公爵的面具，布兰心想。

清晨的寒意里，布兰听到有人问了些问题，以及问题的答案，然而事后他却想不起来究竟说过哪些话。总之最后父亲下了命令，两名卫士便把那衣衫褴褛的人拖到空地中央的铁树木桩前，将头硬是按在漆黑的硬木头上。艾德·史

塔克公爵下马，他的养子席恩·葛雷乔伊立刻递上宝剑。剑名“寒冰”，身宽过掌，立起来比罗柏还高。剑刃乃是用瓦雷利亚钢锻造而成，受过法术加持，颜色暗如黑烟。世上没有别的东西比瓦雷利亚钢更锐利。

父亲脱下手套，交给侍卫队长乔里·凯索，然后双手擎剑，朗声说道：“以安达尔人、洛伊拿人和‘先民’的国王，七国统治者暨全境守护者，拜拉席恩家族的劳勃一世之名，我，临冬城公爵与北境守护，史塔克家族的艾德，在此宣判你死刑。”语毕，他将巨剑高举过头。

布兰的异母哥哥琼恩·雪诺凑过来。“握紧缰绳，别让马儿乱动。还有，千万别扭头，不然父亲会知道。”

于是布兰紧握缰绳，没让小马乱动，也没有把头转开。

父亲巨剑一挥，利落地砍下死囚首级。鲜血溅洒在雪地上，殷红一如葡萄美酿夏日红。队伍中一匹马嘶声跃起，差点就要发狂乱跑。布兰目不转睛地直视血迹，只见树干旁的白雪饥渴地啜饮鲜血，在他的注视下迅速染成暗红。

人头翻过树根，滚至葛雷乔伊脚边。席恩是个身形精瘦、肤色黝黑的十九岁青年，对任何事物都兴致勃勃。此刻他咧嘴一笑，扬脚踢开人头。

“混账东西。”琼恩低声咒道，并刻意放低声音不让葛雷乔伊听见。他伸手搭住布兰肩膀，布兰也转头看着私生子哥哥。“你做得很好。”琼恩神情庄重地告诉他。琼恩今年十四岁，观看行刑对他来说已是司空见惯。

冷风已停，暖阳高照，但返回临冬城的漫漫长路却似乎愈加寒冷。布兰与兄长们并骑，远远走在队伍前方，他胯下小马气喘吁吁方能跟上兄长坐骑的迅捷步伐。

“这逃兵死得挺勇敢。”罗柏说。高大壮硕的他每天都在成长，他承袭了母亲的白皙肤色、红褐头发，以及徒利家族的蓝色眼眸。“不管怎么说，好歹他有点勇气。”

“不对，”琼恩静静地说，“那不算勇气。史塔克，这家伙正是因为恐惧而死的，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琼恩的灰色眼瞳深得近乎墨黑，但世间少有事物能逃过他的观察。他与罗柏同年，两人容貌却大相径庭：罗柏肌肉发达，皮肤白皙，强壮而动作迅速；琼恩则是体格精瘦，肤色沉黑，举止优雅而敏捷。

罗柏不以为然。“叫异鬼把他眼睛挖了罢，”他咒道，“他总算是死得壮烈。怎么样，比赛谁先到桥边？”

“一言为定。”琼恩语毕两脚一夹马肚，纵骑飞奔。罗柏咒骂几句后也追了上去，两人沿路向前急驰。罗柏又叫又笑，琼恩则凝神专注。马蹄在两人身后溅起一片翻飞雪雨。

布兰没有跟上去，他的小马没这般能耐。他方才见到了死囚的眼睛，现在陷入沉思。没过多久，罗柏的笑声渐远，林间归于寂静。

太过专注的他，丝毫没注意到跟进的队伍已赶上自己，直到父亲骑马赶到身边，语带关切地问：“布兰，你还好吧？”

“父亲大人，我很好。”布兰应答。他抬头仰望父亲，父亲穿着毛皮斗篷和皮革护甲，骑在雄骏战马上如巨人般笼罩住他。“罗柏说刚才那个人死得很勇敢，琼恩却说他死的时候很害怕。”

“你自己怎么想呢？”他的父亲问。

布兰寻思片刻后反问：“人在恐惧的时候还能勇敢吗？”

“人唯有恐惧的时候方能勇敢。”父亲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杀他？”

“因为他是野人，”布兰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绑架女人，然后把她们卖给异鬼。”

父亲微笑着：“老妈又跟你说故事了。那人其实是个逃兵，背弃了守夜人的誓言。世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此，因为他们自知一旦被捕，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恶向胆边生，再伤天害理的勾当也干得出来。不过你会错了意，我不是问你他为什么要死，而是我为何要亲自行刑。”

布兰想不出答案。“我只知道劳勃国王有个刽子手。”他不太确定地说。

“他确实是由王家刽子手代劳，执行国王律法，”父亲承认，“在他之前的坦格利安诸王也是如此。但我们遵循古老的传统，史塔克家人体内仍流有‘先民’的血液，我们相信判决死刑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如果你要取人性命，至少应该注视他的双眼，聆听他的临终遗言。倘若做不到这点，那么或许他罪不至死。”

“布兰，有朝一日你会成为罗柏的封臣，为你哥哥和国王治理属于自己的



领地，届时你也必须执掌律法。当那天来临时，你绝不可以杀戮为乐，亦不能逃避责任。统治者若是躲在幕后，付钱给刽子手执行，很快就会忘记死亡为何物。”

这时琼恩出现在他们前面的坡顶，挥手朝下大喊：“父亲大人，布兰，快来看罗柏找到了什么！”语毕他又消失在丘陵后方。

乔里赶上前来，“大人，出事了吗？”

“那还用说，”父亲大人答道，“来罢，我们去看看我那调皮的儿子又闯了什么祸。”他策马狂奔，乔里、布兰以及其他人也跟了上去。

他们在桥北河畔找到罗柏，琼恩仍在马上。这个月来，晚夏的积雪深厚，此刻罗柏就站在及膝深的雪中，披风后敞，阳光在他发际闪耀。他怀里抱着不知什么东西，正和琼恩两人兴奋地窃窃私语。

队伍骑马小心地穿过河水留下的诸多浮物，寻找隐藏于其下的崎岖地面。乔里·凯索和席恩·葛雷乔伊最先赶到男孩身边。葛雷乔伊原本正有说有笑，紧接着布兰却听他倒抽一口气。“诸神在上！”他惊叫起来伸手拔剑，一边挣扎着稳住坐骑。

乔里的佩剑已然出鞘，“罗柏，离那东西远点！”他刚叫出声，坐骑便已前蹄高举，人立空中。

罗柏怀里抱着一团东西，这时他嘻嘻笑着抬起头。“她伤不了你的，”他说，“乔里，她已经死啦。”

布兰满心好奇，焦躁不安，一心只想教鞍下小马再跑快点，但父亲却要他在桥底下马，徒步前往。他迫不及待地跳下马，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

等他到来，琼恩、乔里和席恩·葛雷乔伊都已下马。“七层地狱啊，这是什么鬼东西？”葛雷乔伊喃喃道。

“狼。”罗柏告诉他。

“胡说，”葛雷乔伊反驳，“狼哪有这么大的？”

布兰的心怦怦狂跳，他推开一堆齐腰的浮物，奔至兄长身旁。

一个巨大的暗黝身形半掩在血渍斑驳的雪堆里，绵软而无生息。蓬松的灰绒毛已经结冰，腐朽气息紧附其间，就像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布兰隐约瞥见它无神的眼窝里爬满蛆虫，咧开的嘴内满是黄牙，但真正吓住他的是这只狼的体